

字

「字码头」读库·辽宁舰

英格兰流年

高海涛

◎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字码头」读库·辽宁舰

英格兰流年

◎ 高海涛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高海涛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格兰流年/高海涛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5. 11
(“字码头”读库. 辽宁舰)

ISBN 978-7-5505-0979-5

I. ①英… II. ①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14941号

英格兰流年

YINGGELAN LIUNIAN

出 版 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刘明辉 李 岩 张 波
责任编辑: 李 莹
封面设计: 林 洋
版式设计: 张 波
封面绘图: 孔昭平
责任校对: 蓝双秀
责任印制: 阎 骋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

邮编: 116011

电话: 0411-83620442 0411-83620941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E-mail: dlszhangbo@163.com

印刷者: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30mm×195mm

印 张: 11

字 数: 188千字

出版时间: 2015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0979-5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高海涛

国家一级作家、二级教授，辽宁省优秀专家。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曾任大学英语教师、辽宁省作协创研部主任、辽宁文学学院院长，现任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主编。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批评、散文写作、诗歌翻译，发表、出版有《寻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批评家》《后现代批评的美国学派》《当代东北作家论》《北方船——我喜爱的英文诗》等论文、编著和译著。中国作协会员，辽宁大学文学院、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外国语学院、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导师。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世界正梦见它自己

——译诗代序

美国女诗人卡洛琳·莱特（Carolyn Wright）的这首诗，原载《衣阿华评论》（The Iowa Review）杂志并被选入《美国最佳诗歌》（The Best American Poetry）2009年卷。莱特出生于华盛顿，毕业于西雅图大学，并在希拉库斯大学获得英语和创意写作的硕士及博士学位。她曾和伊丽莎白·毕肖普同期进修于华盛顿大学的作家论坛。莱特出版过多部诗集，现居西雅图，任教于某作家工作室。

《世界正梦见它自己》是一首堪称“梦笔生花”的佳作。我看了第一遍就喜欢，译过来之后更加喜欢。据作者自述，在即将进入新千年的某一天早晨，她梦见自己在金色的午后阳光中走过大草原，同时恍然有一句诗响在耳畔：“这是世



界做给它自己的梦。”醒来后，她知道这是威廉·斯达福特的诗句，但却想不起确切的出处。后来经查证是出自斯达福特的《天职》一诗。当时她把这句诗写在纸上，许多别的句子就接踵而来：“意象纷呈，有乌云暴雨、高天长风、地平线、山脉的蓝色侧影、地势倾斜的干旱平原和我的故乡华盛顿州的西北内陆高原。还有许多童年意象，1962年哥伦布纪念日落在西雅图的那场雨、我母亲及我母亲的母亲身穿四十年代的印花衣服所拍摄的老照片，还有对于我父亲的记忆，他拿着胶皮水管在给前院的草坪浇水等等。”

一连几个月，莱特都在试图把这些看似随意的意象组成一首诗，直到她写出了这句“那个夏天我们十几岁 / 整晚在小镇上游荡”，一种特殊的模式显现出来，那就是以年代来引领诗中的情感运行。时间的空间化在这里显示了意义，它推动全诗的发展，叙事者和她的姐姐一个年代接一个年代地漫游，走过童年的小镇和草原，也走过二十世纪的历史。

我喜欢这首诗，那种空间化的时间感、个人化的史诗感在我心中引起了特殊的回响，并久久挥之不去。作为译者，似乎诗中所描述的一切已变成了内在于我的本源性风景。甚至可以说，包括“天职”的概念，也包括整首诗的情感、格调、节奏和韵律，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作为我和中国“50后”同时代人的精神象征。所以，当这本散文集出版之际，我愿意把这首译诗放在前面，权充为序——

不愿让我们走，那西边的天空
正收集雷电云，它其实并非特别

需要我们。那个夏天我们十几岁，
整晚在小镇上游荡，像夏安族人。

我们是姐妹俩，住在大草原的边上，
我喜欢在书页间做梦，鼠尾草色的，

而你是这样的女孩，总担心自己活不过二十几岁。我们都赤着脚，穿着轻款的

三十年代的夏装。那是母亲的年代，她的美好时光，她坚信自己在任何地方

都能活下去。她的同时代人必将赢得战争，并将勇敢地跨入四十年代。

我们散步的路上，一辆三轮车正从车棚里慢慢滑出，没有任何车主，

父亲们正忙于给草坪浇水，街上还没有绿树。我们走过最后的房子，

并走出了五十年代。俄勒冈的遗迹在我们脚下伸展，像大地在梦见

田野被无数的犁铧翻耕，然后又被
萨卡加维亚的眼泪浇灌，而父亲们

那时在想什么呢？他们扔下胶皮
水管，并毫不在意我们这些女孩

消失在六十年代。我们整夜整夜
游荡，并用我们纯真的裙子避开

强热带风暴，以便让所有关于
七十年代的天气预报应验成真，

并让与印第安人关于内陆草原
的最终协议自动生效，在那些

楼群拔地而起之前。我们继续走，
但不知母亲去了何方，你的肺部



充满了夏天的骤雨，而我的眼睛
在没有折光的冰川湖前变得模糊，

豪华轿车从小镇中心的乡村酒馆
出发，打算把我们的祖父母远远地

送到他们的八十年代，而母亲
正在她新修过的厨房里，用无绳电话

悄声提及我们的名字。但是还没等
走完九十年代，你们俩都离我而去。

母亲的呼吸浅浅的，但她的心却
依然健壮，一路前行，直到飘上天际，

而你带着你最后的思绪，差不多已经
走到了新千年的边儿上，正是在那里，

向西倾斜的天空，可能早已预告了
我们此生的天职：在广阔的田野上，

我们看到遗迹在辉煌的背影中变深，
并梦见我们前面那所有年代的故事。

高海涛

2015年8月

目录

YINGGELAN LIUNIAN

世界正梦见它自己	
——译诗代序	001

第一辑 001

英格兰流年	002
-------	-----

故园白羽	033
------	-----

苏联歌曲	052
------	-----

记恋列维坦	095
-------	-----

寻找男孩克拉克	109
---------	-----

美国的桃花	119
-------	-----

春天的告别	126
-------	-----

第二辑 139

青铜雨	140
-----	-----

父亲的菜园，母亲的花园	159
-------------	-----

三姐九歌	171
------	-----



四姐在天边	193
故乡海岸桃花	205
在军营那边	232
芭蕉远上白云	242

第三辑	259
-----	-----

老师与铅笔	260
南极往事考	263
西方美人之思	266
康德在我心中的样子	273
比树古老，比山年轻	277
毕肖普和她的“太阳狮”	284
贝加尔湖与烟斗	297

附：作家、学者评论摘编	320
-------------	-----

第一辑

三月的乡村已开始备耕种地了。就连春归的燕子，也是急匆匆的，好像燕子是骑着小白马飞回来的。

英格兰流年

在朋友寄给我的英文书中，有一本淡绿色封面的小开本书特别地吸引了我，书名 The English Year，可译为《英格兰流年》，英国 Summersdale 公司 2012 年出版。啊英格兰，这个遥远而美丽的地方，总让我有一种壮志未酬的感觉，说来惭愧，虽然我学过英语，教过英语，却至今没有去过英格兰。

年轻时曾去过美国，后来去过欧洲大陆和俄罗斯，可最想去的地方还是英格兰。莎士比亚的英格兰，勃朗特三姊妹的英格兰，雪莱说过“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英格兰；读诗歌于其中，读小说于其中，可以从《远大前程》中回望的英格兰；戴安娜的英格兰，伊丽莎白的英格兰，“寂静就像欧菲利亚，通宵为我们歌唱”的英格兰；快乐王子的英格兰，抒情歌谣的英格兰；工业革命的英格兰，蒸汽机车的英格兰；英超联赛的英格兰，贝克汉姆的英格兰；多草坪的英格兰，多城堡的英格兰，多傲慢与偏见的英格兰；徐志摩当年《再别康桥》时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英格兰……

一个人对自己从未到过的地方，也会怀有乡愁吗？这是批评家阿吉特（James Agate）的疑问。我觉得会，对于我，英格兰就是这样的地方。正是这种特殊的乡愁，让我对这本小书无法释卷。书不但小，封面上的彩色木刻也让人心动，一半是宁静的田园，一半是朴素的童话，似乎在着意凸显某种老英国的格调。我点燃了平素收藏的一枚烟斗，一边吸烟斗一边看书，觉得这种老派的方式，或许和这本小书的格调更相适宜，而且，我仿佛到了昔日的英格兰，并在那里流连忘返。

小书还有个副题——穿越四季的文学之旅，其实何止四季，而是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的每一天都有一段话，摘自英国不同时代作家或诗人的日记和信札，读起来就像一本文学的历法书。编者 Peter Buckingham 先生是个退休的图书馆员，目前隐居在英格兰格劳斯特郡乡间，陪伴他的仅有一位夫人和两只猎犬。总之他是个闲人，是闲人才会编这本闲书。但闲书有闲书的价值，正如编者在序言中说的，这里有“夏天的激情欢愉，秋天的缤纷绚丽，冬天的神奇静美，春天的轮转生机，表达了人们对岁月流转及其所呈现的非凡情境的惊羡和从中感到的乐趣”。

说得好，惊羡与乐趣，其实我们看书和写作，往往也是为了惊羡与乐趣。但我首先感到惊羡的，是他为什么先从夏天说起——夏天、秋天、冬天、春天，颠覆了



“春夏秋冬”的惯常次序。这让我想到，中国人有时也不说春夏秋冬，而喜欢说春夏秋冬夏。据说这是因为中国最早的历法，从先秦开始，一年只有春天和秋天两个季节，所以有个历史阶段就叫“春秋”，而后来随着人们对季节感受的日趋丰富，历法中才又增添了冬天和夏天，春夏秋冬就是这么来的。英国人的历法文化究竟有过怎样的变迁，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他们普遍喜欢先说夏天，想必也一定有某种古老的道理。至少这说明英国人对夏天有特殊的偏爱，也说明英格兰的夏天美丽宜人。

于是就先翻到夏天，看看八月有什么记录。随便读到这样一段，作者是 Samuel Taylor Coleridge，时间是 1800 年 8 月 24 日——

星期天傍晚，偕萨拉和哈特利步行到莱奇格去，太阳垂落时伴随着雾蒙蒙的光柱，光柱倾斜于落日：一道璀璨的米色之光。沃拉峭壁是绛红色的，德文特沃特湖则是深紫伴着灰蓝，特伦特峭壁，又是一片褐红。而天上的云朵，却华美如焰火……当我们转身返程的时候，看到彩云像巨椽一样在移动，如火如荼，升腾着，弯曲着，渐成拱形，而且飞快。是从怎样的上帝的烟囱里，它如此生出？